

正義和平

— Justice & Peace —

2022年
8月通訊

《建設和平》



編語

建設和平

黎汶洛

P2-4

特稿

「耶穌聖心月」

正委會人權組

P5-8

主題文章

把和平的願望交托在聖母手中
——專訪方濟會陳滿鴻神父

正委會

P9-10

促成對話——
贖主會神父亞歷克·里德的政治神學

鍾子祺 博士

P11-13

為暴政開脫護航的理論

陳家洛 博士

P16-17

生態關懷

栽種和平——記聖依納爵小堂心靈園圃的成立

袁月興（本會幹事）

P18

關社禱文

正委會

P19

編語

文：黎汶洛（執行編輯）

建設和平

當人們面對殘酷的炮火，動盪不安的時代，仍有人願意捨身救人，維護人性尊嚴和保存教義的完整性時，可說是眾人的模範，亦是「建設和平」，絕處逢生的開始。

在 2022 年 2 月起，烏俄戰事綿綿，多所烏克蘭學校、住宅、車站等民用設施受到火箭炮襲擊，累積至少 6 萬人傷亡；在 2022 年 3 月起，兩岸關係持續緊繃，有學者憂慮軍隊在福建沿海實彈演練會釀成「擦槍走火」的導火線；在 2022 年 4 月份，巴基斯坦局勢不斷升溫，前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遭罷免後，號召民眾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遊行示威，要求解散國民議會及提前大選，與軍隊發生衝突。

「和平」說來容易，但實踐來「困難」，而有信仰的你，又如何理解「建設和平」的本意？為拓寬讀者們的視野和加深信仰反省，本會誠邀陳滿鴻神父和鍾子祺博士借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經驗，分享「促進和平」的方法。



特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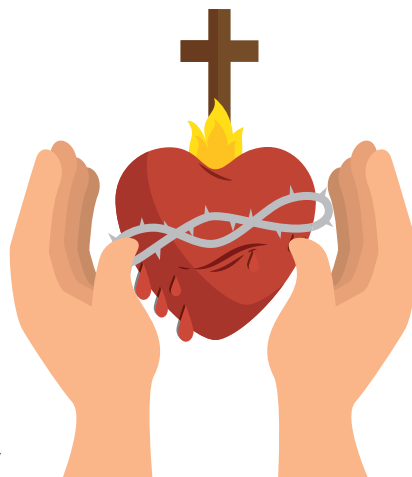
耶穌聖心月

“

誰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

”

文：正委會人權組



六月是天氣炎熱的季節，教會訂此月為耶穌聖心月，藉耶穌聖心在十字架上被長矛刺透的標誌，表示耶穌聖心對世人的熱愛，以喚起教友對天主和救主耶穌對人類的愛情，給以特別敬禮，同時也要我們用愛回報，用心體會。

教會呼籲教友在本月要格外熱心，用虔誠的態度敬禮耶穌聖心，多默想耶穌聖心愛護眾生的苦楚。

我們特別在今個月，以四個類型男性故事作反思，讓大家亦藉著於疫情，人心不安的氛圍下，去體會和理解他們的經歷。

耶穌說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若十四 9）；又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 40）。因此，愛我們的鄰人是愛天主的基本行動，是與愛天主不可分的。當我們真正敬禮耶穌聖心，敬禮耶穌的愛時，我們也就是在愛我們的天父；而我們也必會愛耶穌所愛的人，愛耶穌所救贖的人。

祈禱、默想天主聖言、參與彌撒、恭領聖體、為人服務、寬恕、接納、救助及同情他人等，都應該是我們敬禮耶穌聖心的表現。

救護員

今年二月至五月份，是第五波疫情的高峰期，不少救護員亦因為要接載確診病人而染疫，導致前線救護人手極為緊絀。他們一方面忙於運送大量感染病者，亦要兼顧日常的緊急救護服務，疲於奔命。醫管局轄下「非緊急救護運送服務」救護車亦須協助運送與疫情有關個案。

Henry 投身救護員工作九年，在未爆發疫情之前，救護員已十分忙碌，疫情爆發期間求助個案大增，由於資源不足，人手短缺，加上不

少同事確診，僅靠救護員堅持加班「自發性去做」，令部份救護員做到心灰意冷，甚至想離職、移民。疫情令醫療系統崩潰，市民開始關注前線救護員不足的問題，但 Henry 希望市民不要在疫情時才關心他們的處境。

第五波疫情持續惡化之際，一名救護員太太於 2 月份在社交媒體投稿，夫婦育有兩名女兒，但丈夫經常因工作早出晚歸；他雖然是一名救護員，但同時亦是女兒的爸爸，是她的丈夫。

疫情令救護員承受莫大壓力，壓力來源並非單純是面對確診者，家中仍然有長者父母、子女、兒童，或者懷孕的太太。他們同時亦擔憂在接觸患者時，因未有穿戴足夠防護裝備，連累家人受到感染。事主希望透過社交媒體，分享身為「救護員太太」的心聲，同時呼籲市民多尊重和支持救護員，「因為在我心中你們是很值得被尊重的，頂住。最後希望疫情快些過，亦希望各位身體健康。」

資料來源：晴報，2022 年 2 月 17 日，抗疫英雄 | 救護爸爸日做 16 小時連踩 7 日 妻子痛心：只想他好好食餐飯

確診的單親爸爸

一張「單親爸爸帶著三名幼子上救護者」的照片，去年五月份透過馬來西亞政黨人士於臉書上發表後，於當地社交媒體瘋傳。照片中的單親爸爸於職場中被傳染新冠肺炎，然而，由於他要獨自養育三名各別為 5 歲、3 歲和一歲半的孩子，因此他並未在染病第一時間就醫住院治療，而是選擇留守在孩子們身邊、照顧他們。但後來三個孩子也都被感染了。直到有天，遠房親戚在電話通話中發現該名爸爸出現嚴重的呼吸困難病症，才趕緊通報救護單位前往協助。

當地防疫單位派了一輛救護車和數名防疫醫護人員前往接送這一家四口，當單親爸爸帶頭走在前頭、準備上救護車時，他手抱著一個孩子，另外兩幼兒就手牽著手跟在他身後。這事引起當地政府關注，疫情下弱勢家庭的窘境。網友擔心這

不是唯一案例，為了養家、為了孩子，恐怕有不少辛苦的父母身體再不舒服，都無法輕易放下孩子前往醫院治療。



「生活的艱辛」(Hardship of Life)

一名在戰爭中失去右腳的敘利亞難民穆齊爾 (Munzir al-Nazzal)，因妻子懷孕時吸入戰爭期間釋放的神經毒氣，服用藥物後出現後遺症，孩子出生後沒有四肢。當獨腳爸爸把失去四肢的兒子高高舉起時，被土耳其攝影師阿斯蘭 (Mehmet Aslan) 拍下了照片，成為 2021 年錫耶納國際攝影大賽 (Siena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contest SIPA) 的「年度最佳照片」。

這張名為「生活的艱辛」(Hardship of Life) 的攝影大賽冠軍照片，指出陷入內戰多年的敘利亞困境。攝影師一方面希望這張照片可突顯該名五歲男童穆斯塔法 (Mustafa) 的義肢需求，亦提高國際社會對難民關注。SIPA 網站指出，照片中的爸爸穆齊爾，於 2014 年在敘利亞伊德利市 (Idlib) 的市集被炸彈炸傷而失去右腿。其後舉家前往土耳其南部安身，並希望為孩子找尋適合的義肢，可惜土耳其境內沒有供應。

相片帶來的迴響

穆齊爾和家人在 SIPA，天主教會和明愛的協助下，於 2022 年 1 月透過「人道走廊」前往意大利定居，當地的教會團體、醫生、難民組織

和志願人士，願意為孩子免費裝上義肢和提供經濟支援。穆齊爾說，當攝影師拍攝照片時，他幾乎沒有注意到：「我的兒子喜歡在空中被高舉，這讓他有一種飛翔的感覺，一種生來就沒有四肢的孩子的身體自由感。」

在意大利，周圍環繞著美麗的山丘，穆齊爾每天繼續和孩子玩同樣的飛翔遊戲。



難民

愛鄰舍如同自己（路 10:27）

全球面臨了本世紀最嚴重的難民危機：由於戰爭、政治迫害、貧窮、疫情等原因，無數的人被迫離鄉背井，冒著生命危險到其他國家求生。他們感到茫然和沮喪是必然的。在疫情期間，他們總是感到孤獨、被出賣，或被排斥。

在香港，難民和酷刑聲稱者都難以在本地取得居留權，他們只能等待聯合國的安排，不是將他們送回原居地，就是送去其他收容國家。在等候期間只能依賴政府和慈善組織的救濟，一等往往是超過十年。他們從自己的國家走到另一處，不停被「遷徙」，被「遣送」，被「濟留」。

基督徒對慈善的撒瑪黎亞人的故事（路 10:29-37）一定不會陌生。這個故事提醒我們，基督徒最大誠命就是：「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路 10:27）藉著耶穌聖心月，讓我們繼續為社會上的弱勢鄰舍祈禱，願上主的公義彰顯在不同階層和族群中。

「世界難民日」

聯合國將每年的六月二十日定為「世界難民

日」，藉此引起人們關注難民問題，認識和尊重難民為社會所作的貢獻。

「與移民和難民共建未來」

本屆移民與難民日將於今年 9 月 25 日舉行，第 108 屆世界移民與難民日文告主題是：「與移民和難民共建未來」；也意味着教會承認和重視移民和難民，以及他們為建設進程帶來的貢獻。

教宗方濟各表示，當然「移民和難民的存在也是一個重大挑戰」，但更重要的是，這為「所有人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成長是一個時機」。由於他們的存在，「我們能在人性上成熟，共同建設一個更廣泛的我們」。這樣一來，便產生「不同觀點和傳統之間富有成果的對照空間」，發現「我們不曾瞭解的宗教和靈性上的豐富內涵」。

教宗在文告結尾撰寫的禱文中，祈求天主使「在有排拒的地方，盛開兄弟情誼的花朵」，使我們眾人與「邊緣地區的所有居民」一起成為「祢的王國的建設者」。

資料來源：Vatican News, 2022 年 2 月 22 日，教宗方濟各：移民也能建設世界的未來

因著戰爭、政治迫害而失去國家、家園的難民人數，在 2022 的今天，即將突破 150 萬人！聯合國難民署（UNHCR）在 facebook 專頁介紹，烏克蘭畫家及童書插畫家 Iryna Morykvas 設計了一個 emoji，呼籲人們向難民打開心扉，伸出援手。她希望每人都能向別人打開心扉，伸出援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在俄軍炮火轟炸下，Iryna 帶同兒子逃難到波蘭。她畫畫記述烏克蘭人民在戰火家園逃難的情況，以及獲善心人收留等難忘經歷。





Homeless Jesus

由雕塑家 Timothy P. Schmalz 創作的《無家可歸者耶穌》Homeless Jesus 雕像，是一個被大布覆蓋著，捲曲身體側臥在公園長椅的「人」。暴露在外的雙腳上，有清晰可見的「聖痕」，亦即耶穌的釘孔。

加拿大的藝術家 Timothy 是基督徒，他解釋這個青銅像的創作原意，是提醒人要留意《聖經》的《瑪竇福音》第 25 章 31-46 節。耶穌告訴門徒，凡是他們對患病者、在囚者、無家可歸者所做的一切，就是對他而做的。於 2013 年 4 月開始，雕像放在多倫多大學 Regis College 入口。

Timothy 表示，將來他想複製這個雕像，把它放在世界各地。「我認為它是每個人都應該閱讀的標記。」

教宗的生日蛋糕

無家者是社會上不受歡迎的一群，大部份人都不願意接近他們。教宗方濟各一直以身作則，在 2020 年發表的通諭《眾位弟兄》中，他呼籲所有的姊妹弟兄、以包容眾人的方式面向所有的人。教宗強調，對基督徒來說，我們要在每個受

苦者身上辨認出耶穌的面容，以重新肯定每個人都按照天主肖像受造，因而具備不可削減的尊嚴。

2016 年，教宗方濟各八十歲生日時。他特地邀請八名來自不同國家的無家者與他共進早餐。教宗與他們見面時分享了家鄉阿根廷的小蛋糕。同日亦向羅馬多家專門為窮人及露宿者服務的餐廳，贈送 1,500 人份的蛋糕。

香港的無家者

今年五月份，中文大學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聯同六個社福機構發表「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 2021」調查。是次調查估計全港有 1532 名無家者，其中 983 人為露宿者，549 人居於非政府機構宿舍或疫情後獲資助居於賓館。

被訪無家者的露宿時間中位數是 1 年半個月，約 3 成人露宿少於半年，2 成人露宿半年至 2 年，當中特別有 2.9% 表示過往從未露宿。調查指出約三成露宿者曾經歷政府部門驅趕、洗地或灑臭粉、沒收個人財物等相似的對待。2019 年政府部門驅趕深水埗通洲街公園露宿者並清走家當，無家者入稟並最終於 2022 年 3 月底判處勝訴，但每人只獲賠償 100 元。

《奉獻耶穌聖心》

耶穌，我們知道你是仁慈的，你早已為我們奉獻了你的心。可是，你的聖心是環著一個茨冠 -- 我們的罪惡。我們知道，由於你苦苦相勸，我們才不致於陷入迷途。耶穌，當我們犯罪跌倒的時候，求你記著我們。求你以你的聖心，使人彼此相愛，使仇恨在人間消失。但求你把你的愛賜給我們。我們都愛你。求你保護我們。求你以善牧之心，使我們脫免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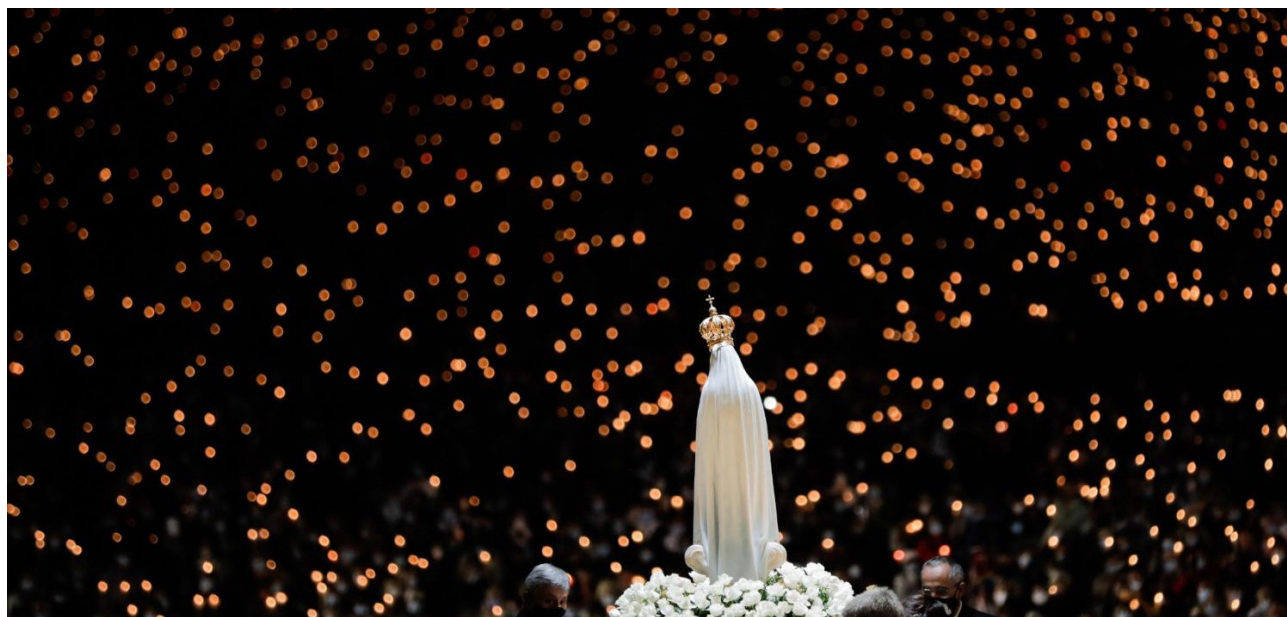
耶穌！求你進入每個人的心裡。求你敲打，不斷地敲打我們的心門，請你忍耐，不要停止。我們的心緊緊關閉，皆因我們不認識你的愛。

好耶穌！求你繼續敲打，使我們開啟心門接納你，最低限度當我們記得你會為我們受苦受難。亞孟。

把和平的願望交托在聖母手中

——專訪方濟會陳滿鴻神父

文：正委會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持續未了，彷彿惟有其中一方敗陣，這場人為悲劇方可止息。到底今時今日仍然呼籲俄烏對話是否不設實際？教會能如何為正義與和平貢獻自己？我們的祈禱有效嗎？

戰爭無正義？

戰爭時時都是邪惡的，不可縱容，尤其教宗方濟各指出，當代的武器殺傷力之大，是史無前例的，有著極大的毀滅性。儘管教會的訓導提及可有條件地發動「正義之戰」，方濟會陳滿鴻神父認為，俄羅斯這次挑起的戰爭根本談不上正義，無論是發動的理由，或是在戰爭中無差別的屠殺行動。

此外，陳神父認為烏克蘭有權出於抵抗入侵而武裝反抗。他指出現在炮彈臨門，烏克蘭當局有責任保護人民，而且與個人自衛不同，個人可以放棄還擊，但國家不能剝奪人民保衛家園的權利。

對話促進和平？

為締造和平，人們時常呼籲以對話來解決紛爭，但陳神父認為今時今日仍然呼籲俄烏對話是不切實際。經驗指出，對話往往是策略，以時間換取空間，為自己製造有利條件，

繼續侵略行為。同時，協議也往往被沒有公信的一方視作廢紙。所以不要把對話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答案。

陳神父指出，兩國衝突已爭拗多年，呼籲對話一定是對的，但也要有智慧。陳神父分析，俄羅斯與未解體前的蘇聯在對內對外方面都沒有兩樣。執政黨的名稱改了，但行為沒有變。在解體之時，俄烏是一致的，但其後烏克蘭經歷了數十年的「反親俄運動」，把親俄總理趕下台，趨向歐洲的價值。而若干前加盟共和國也陸續倒向西方。今次俄羅斯的侵略行動，可說延續解體前的作風，視周邊國家為附庸，並無懼出兵鎮壓離心者。俄羅斯合理化今次戰爭的理由，是應對北約的擴張，但事實上是周邊國家離俄投進西方。我們該問，為何一個一個國家爭取離開俄國的影響？若自己的意識形態及行為使人疏遠，該是人們的自由選擇。

陳神父認為，如何解決紛爭是世俗要處理的

事。他說：「教會不是這個專長，社會訓導指出我們要有和平的善願和原則，但如何達致和平，這些步驟和方法是俗世要處理的，而且不是只有天主教徒去做，也是全世界的人去做，包括俄烏兩國當局去做」。

祈禱很消極？

陳神父認為，教會能為世界和平所做的事，就是持續的祈禱。「公開的祈禱，以祈禱來感染世界的輿論，讓這些聲音給兩個國家聽見」。

教宗方濟各 3 月 25 日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隆重懺悔及奉獻禮儀，將烏克蘭和俄羅斯以及全人類奉獻於聖母無玷聖心，強調「如果我們想讓世

界改變，我們的心首先必須作出改變」。

陳神父認為教宗把俄烏兩國奉獻給聖母十分正確。他說：「教宗的祈禱十分中肯，不只是為了任何一方，而且是純宗教的行動。戰爭是不好的，但教會沒有能力阻止這場戰爭。教宗奉獻兩國給聖母，即是說，我們把（和平的）祈願交托給聖母。」

他繼說：「我們依靠聖母的轉求和她的能力，不是一次的祈禱，是持續的祈禱，讓世界人民和天主教徒以其善良的意向去祈禱。把要交托的事情獻出去，其意義代表這件事並不是由人可以完成，但同時不是撒手不管，我們直接祈禱，以這善意提醒更多人擁有這樣的心願。」

● 教宗方濟各為烏克蘭祈禱經文（由巴塔利亞總主教撰寫）

上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
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求祢垂憐我們罪人。
在基輔的砲火下誕生的主耶穌，求祢垂憐我們。
在哈爾科夫的防空洞死於母親懷中的主耶穌，求祢垂憐我們。
二十歲就被派往前線的主耶穌，求祢垂憐我們。
主耶穌，在祢十字架的陰影下，祢還是看到了武裝的手，求祢垂憐我們。
如果我們眼見祢的手被鐵釘刺透仍不滿足，還要繼續喝亡者被武器殘害而流下的血，求祢寬恕我們。
如果祢為了守護而創造的這雙手，成了死亡的工具，求祢寬恕我們。
上主，如果我們繼續殘殺自己的弟兄，求祢寬恕我們；如果我們像加音一樣，繼續在自己的田裡

拿石頭砸死亞伯爾，求祢寬恕我們。
如果我們仍不厭其煩地為殘酷無情申辯，如果我們以自己的痛苦來合理化我們慘無人道的舉動，求祢寬恕我們。
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主，求祢寬恕我們的戰爭。
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我們哀求祢。求祢使加音停手！
求祢光照我們的良知，不要讓我們的目的得逞，求祢不要讓我們為所欲為！
求祢阻止我們，主，求祢阻止我們！
當祢使加音停手之後，求祢也眷顧他！他是我們的弟兄。
主啊，求祢終止暴力！主，求祢阻止我們。阿們。

●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第 500 段

侵略戰爭本質上是不道德的。若不幸一旦爆發，被侵襲的國家領袖便有權利和義務組織防衛，甚至採用武力。要合法地自衛，使用武力時必須符合若干嚴格的條件：「侵略者所加諸國家或國際社會的傷害是持續的、嚴重的和確定的；除訴諸武力以外，其他一切辦法均不切實際或無效；有相當大的成功機會；訴諸武力所招致的惡和混亂，不會比應剷除的惡更嚴重。又由於現代武器的毀滅性強，使用時該非常謹慎。以上都是在所謂『正義戰爭』中，要評估的傳統要素。肩負大眾福祉者，需審慎評估這些條件是否有道德的合理性」。

促成對話：

贖主會神父亞歷克·里德 (Fr. Alec Reid C.Ss.R.) 的政治神學



鍾子祺 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整理：孔令瑜（本會幹事）

對 1998 年結束現代北愛爾蘭問題 (The Troubles) 和平進程有所了解的人來說，亞歷克·里德 (Alec Reid) 這個名字並不陌生。這位愛爾蘭贖主會神父既不是政治家，亦不是當權者。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們均讚揚他為 1994 年愛爾蘭共和軍 (IRA) 停火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並為 1998 年的《貝爾法斯特協議》(The Belfast/Good Friday Agreement, GFA) 鋪平了道路。1980 至 1990 年代，里德神父從零開始建立民族主義內部對話，促成憲政民族主義、愛爾蘭共和主義和愛爾蘭國家之間的對話。在歷史上，這位神父不僅在愛爾蘭北部，而且在整個愛爾蘭島嶼以及愛爾蘭與英國關係都擔當了重要的地位。

雖然亞歷克·里德神父 (1931-2013) 建構和平的努力已被記載和欣賞，但他的「和平事工」(Peace Ministry) 卻甚少得到分析和認識。本文嘗試以簡短形式概述這位北愛爾蘭其中一名偉大天主教和平締造者的政治神學。

這位愛爾蘭贖主會會士沒有「系統性」政治神學思想體系回答每一個政治問題。相反，他更像一位「普通神父」，在陷入衝突時建基於某種神學基礎作出具政治影響力的回應——「促成對話」(facilitated dialogue)。這篇文章重點描

述此神學基礎，以便討論及參考，對香港教會亦可能有參考作用。

「調解對話」的神學背景

在 1949 年，亞歷克·里德當時 18 歲，參與由聖亞豐索·利古里 (St. Alphonsus Liguori, 1696-1787) 創立的天主教修會贖主會 (Congregation of the Most Holy Redeemer)。二次大戰後，天主教內部出現劃時代變革。在 70 年代中期，里德參與了他第一個重要的「對話介入」(dialogical interventions)——解決親愛爾蘭勇武派內部分歧。即使天主教教會並未完全消化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下簡稱「梵二」，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¹ 所提出變革，教會亦已開啟漫長的變革過程。

梵二之外，一種「新的政治神學」在歐洲誕生。其中一位主要倡議者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曾道：「新政治神學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衝擊下，於德國出現」。他們分析中產天主教徒的行為，此模式部分解釋了基督徒對歐洲納粹政權鮮有抵抗之原因：「普遍認為『宗教是私人事務，與公共生活和政治無關』。」新的政治神學試圖糾正這一點。透過里德神父的「調解對話」神學知道，在暴力衝突之中，他認為教會

1,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htm/>

可以發揮更大的公共和政治作用之論點，極具爭議，而且沒有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認同或跟從。

已故的約翰·巴普蒂斯特·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 1928-2019）是另一位主要的新政治神學思想家。這位神學家將奧古斯丁紅衣主教比亞（Augustin Cardinal Bea, 1881-1968）未完成的工作完成：他試圖延伸天主教徒對基督苦難的同情，由從傳統的反猶太主義中轉移出來，以培養對他人痛苦的敏感——第一批對象為大屠殺受害的猶太人。他指出，基督徒要「接受先知的呼召，聆聽他者的痛苦（如同基督的受苦一樣）」，並行使「承受他人苦難的自由（以基督的自由）」，而教會要盛載這些苦難，成為「公眾記憶」及反抗所有極權主義制度的自由。透過里德神父的言行得知，他是這新政治神學的謹慎實踐者和倡導者、被上一個和下一個受害者的痛苦推動，且不被受害者的政治色彩所影響。

在北愛爾蘭境內，1970 年代初期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和隨後的持續衝突促使當地基督宗教群體進入長期集體反省。在這些集體反思主題中，不難見到「先知式」的嚴厲批評和自我批判壓迫（例：不公平對待天主教少數群體）和錯誤膜拜（雙方的政治意識形態）。這與里德神父的「牧民」方式即使不一定是對立，也形成鮮明對比。里德神父致力「在久遠的衝突中，永遠從愛爾蘭民族主義己方移走槍枝」，他相信這是他的「和平牧靈事工」主要目標。

「調解對話」的政治神學

毋庸置疑，里德神父以《聖經》為榜樣去處理衝突：「我們可以從耶穌身上學到牧靈榜樣……他直接與那些他想要影響的人溝通，包括那些被官方教會譴責為當時最壞的罪人與不法之徒」。這位贖主會神父的主要特徵，是以「牧靈方式」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這是源自耶穌和法利塞人就有關罪人的對話。（瑪 9:10-13）

首先，一個想要「在衝突中」締造和平的基督徒，必須深入到有血有肉的衝突內的現實處境。「基督徒事奉時必須站在衝突的中間，面對著血和肉的真實交鋒，以致他透過直接、個人、前線經驗來理解衝突」。這樣他才能夠知道引起衝

突的原因，在道德層面辨別善與惡。里德神父認為，對於和平建構的基督徒來說，最重要的指導經文為《若望福音》開端的經文（1:14），這位贖主會神父廣譯為：「聖言在北愛的衝突中成了血肉，並寄居在我們中間。」

作為置身於衝突中的「聖神牧靈代理人」，他透過自己的同行，以改變相關政治行為。「耶穌基督透過同行（companionship）實踐祂為牧者的影響力與領導能力。」耶穌「與不同罪人同行」的形象，對於位處衝突局勢中的基督徒角色而言，更具重要意義。

因此，這位贖主會的對話發起人，透過《聖經》對「罪」與「罪人」的不同詮釋（創 4:7），以回應那些以道德為由，反對與恐怖份子對話的人：「所以基督徒不能說，『我不會與這些人交往，因為我視他們為這場衝突中帶罪的參與者。』因為這樣做明顯抵觸了耶穌的例子。」相反，必須抓住對話的機會來改變促成衝突的行為和心態；若難以獲得機會，就去創造。

里德神父因此認為和平牧靈事工，「本質上是一項溝通事工」。而教會基於本身的「牧靈責任」必須「利用她的資源、影響力和溝通渠道來鼓勵、提倡，甚至在必要時促成」對話以解決政治衝突。「牧靈」需要是因為「道德和人道主義議題」正備受考驗。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介入政治，創造和組織「被禁止的對話」，並沒有超出教會的職權範圍，而是教會實踐基督使命的一部分。

從操作層面來看，教會作為調解人可承受被指責的風險，例如為民選政客與「恐怖分子」安排對話，「教會可提供一種庇護環境，使衝突中各方可以碰面和進行必要的對話，而不會損害彼此的政治或道德信譽，也不需要他們折衷自己任何民主原則。」

促成對話有時也意味著為人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僅僅是設置場景，讓他們自行解決問題（瑪 14:15-16）。里德神父擁有獨到的親愛爾蘭勇武派的見解，此洞見既承襲自他母親，也是他長期與勇武派囚犯接觸的事工中獲得。「我

相信……勇武運動不會被勸服放棄其武裝戰略而轉向政治戰略，除非它認為這種戰略有足夠的組織性與強度，讓它足以在 1990 年代政治環境中，有效地達到或強烈推進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傳統目標。」

由於這種信念，這位贖主會調解者不會厭倦成為泛民族主義「民主動力」(democratic dynamism) 的擁護者，倡議以非暴力取代武裝鬥爭，以實現另類憲政未來。這種由立憲民族主義者（社會民主工黨，SDLP）、共和黨人（新芬黨，Sinn Féin）和愛爾蘭政府商定的「共識戰略」是愛爾蘭共和軍於 1994 年停火的基礎。這次停火是經過多年「調解對話」才能實現，而里德神父則擔任見證人和傳訊員。

「調解對話」政治神學的因由

里德神父寫信給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 John Hume，請他考慮建立由教會主持，社會民主工黨與新芬黨對話的建議。里德神父解釋他的個人動機：「我唯一的目標是幫助那些在現有情況不變時，將在接下來的幾周和幾個月內被殺、傷害或監禁的人……大約兩年半前一名阿爾斯特防衛團（Ulster Defence Regiment, U.D.R.）男子在南阿馬（South Armagh）的死亡，引發了我和我的同事們從此努力，防止此類暴力悲劇重演。」

那名阿爾斯特防衛團男子是在 1982 年 10 月於南阿馬被親愛勇武派綁架後被殺害。這就是為甚麼里德神父採取愛爾蘭民族主義內部對話作為手段，以結束民族主義的政治暴力，並說服勇武派相信，以一個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取代他們的「武裝動力」(military dynamism)。換句話說，他者的受害，「觸發」里德神父堅持採用和平事工與調解對話政治神學。正如他在一切開始之前，就曾直截了當地向當時的新芬黨主席 Gerry Adams 說：「我們的目標是阻止人們被殺，我們首要的目標是阻止我們的人民殺戮，那就是愛爾蘭共和軍。」

默茨所講的「受難的記憶」(memoria passionis) 在里德神父的表述中得到充份體現：「我不屬於任何政黨，但我代表下一個將在北愛爾蘭問題中喪生的人。教會有道德義務，在人們

受苦時介入並試圖阻止它。」

里德神父的政治神學對調解衝突的意義

亞歷克·里德神父的「調解對話」政治神學為今天的和平締造者有莫大幫助。它不能解答所有關於信仰與政治之間的重要問題，它只是為基督徒及整個教會在社會衝突情況提出一個具體藍圖——當衝突各方彼此不信任，使政治對話在沒有外部介入的情況下變得不可能時，教會應該扮演干預角色來創造和促成政治對話。這方案令部分人滿意又令另一些人失望，例如那些更喜歡「解放」而不是「對話」的人，又或渴望看到教會為親愛爾蘭勇武暴力的受害者伸張正義的人。

然而，調解對話的政治神學指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這條道路可以避免因被孤立而進一步激進化的政治風險。在和平推動者之中，有一種解決衝突的 3B 方法：療創（Binding）、連結（Bonding）、連接（Bridging）。這方法主張首先治癒個人創傷（療創），然後加強身份群體內部的互相理解（連結），最後在對立陣營之間建立對話和信任（連接）。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能夠利用內部資源，解決各對立群體的衝突。以里德神父促成的對話為例，他先連結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然後才連接親英主義者和親愛主義者，最終促成了 1998 年的《貝爾法斯特協議》。有人認為在北愛爾蘭以這種「凝聚」方式解決衝突比分裂性的方法更奏效。

全部備註及參考資料請見：Chung, C.K. Martin. 2021. 'Facilitated Dialogue: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Fr Alec Reid.' *Glencree Journal* (Inaugural Issue: Dealing with the Legacy of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 through Engagement and Dialogue) Mar. 2021: 62-76.

延伸閱讀：

McKeever, Martin. 2017. *One Man, One God: The Peace Ministry of Fr Alec Reid C.Ss.R.* Dublin: Redemptorist Communications.



為暴政開脫護航的理論

陳家洛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Aleksandr Galich（真名 Aleksandr Arkad'evich Ginzburg; 1918–1977）是蘇聯時代的唱作詩人，猶太裔，異見人士，magnitizdat（地下音樂藝術創作）的主力。他的不少作品都描述小人物生於無理世界而闖禍的黑色幽默，他亦善長以隱喻諷刺時弊，包括那些向蘇聯政權出賣小聰明的幫兇，其中一篇在1963年的作品，The Gold Prospector's Waltz《尋金者的華爾茲》，談的是噤聲，卻依然擲地有聲：

- Let others shout in despair,
In outrage, in pain, in hunger!
For we know it pays to stay silent,
For silence, after all, is golden!

古今中外，「沉默是金」其實一直都是暴政的幫兇，正如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描述的賣菜大叔因循的日常生活裏，在政權不可撼動的前題之下，內化了恰如其分的角色期望。「認命」的人其實都有選擇，就是選擇了政權的一方，將暴政和受害人的因果關係、是非對錯都顛倒過來，用什麼名義從來不重要，施暴者的謊言文宣，做不道德的交易。可是暴政的惡不會適可而止，而是陸續有來，變本加厲，這就是《尋金者的華爾茲》的詛咒。

蘇聯共產政權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禍害深遠，俄羅斯在普京總統獨裁統治下對烏克蘭控制欲有增無減，今年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後所產生的人道災難波及歐洲，連帶全球的能源和糧食供應不穩，普京一意孤行，但還有什麼理由支持甚至同情，或者對一個道德上如此站不住腳的決定扮中立？

野心勃勃的普京政權，既自大又自卑，活在一個「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緊張精神狀態，慣技是推卸責任予他人。普京「被迫」出兵，完全是因為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不尊重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利益，斗膽爭烏克蘭這個地盤，改變其緩衝地帶的本質設定。

芝加哥大學的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西方在冷戰結束後無視俄羅斯的「安全」顧慮，藉歐盟和北約這兩個組織不斷東擴，惹來莫斯科的反撲只是時間問題。「現實主義」理論並不深奧，它說的是「人生本來就是不公平」的老話，引伸至世界各地各民族有強弱之分，而東歐國家及各民族長久以來都是地緣政治角力中的「二等公民」，最好的自保策略不是加入歐盟和北約，最多只能靠在一起形成中立區，在美俄之間左右逢緣。按此思路，俄羅斯是沒有侵犯東歐諸

國的理由，而萬一有國家進一步被矮化成俄羅斯的隨從打手，也只能認命。

「現實主義者」的理論出錯之後怪罪受害人，本身涉及嚴肅的道德問題。所謂「大國政治角力」就是「強權就是道理」和唯我獨專的另一種說法。換言之，如果獨裁鐵腕會令一個政權「強大」，那就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在弱肉強食的世界為弱勢和公義發聲根本不切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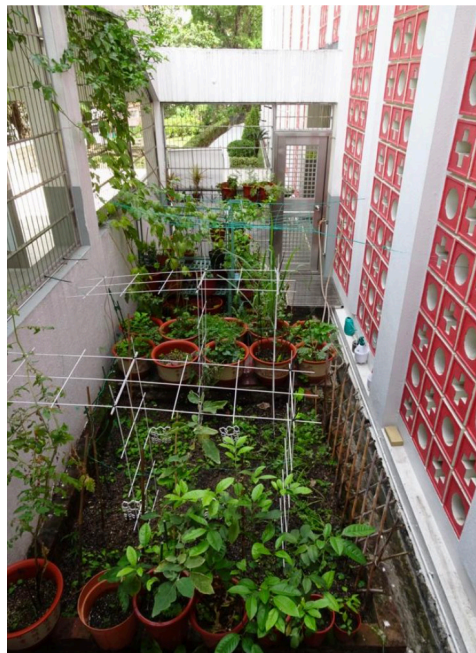
明顯地，如果「現實主義」是尊重科學精神的話，只要檢視一下事實，對歷史和民情多些認識，就知道即使關於「俄羅斯安全利益」的前題正確，卻解釋不到東歐各國執意擺脫莫斯科而尋救自主自決之路。這一派學說也預見不到芬蘭和瑞典在目睹俄烏戰爭便隨即放棄原來中立國的定位，爭取儘快加入北約。至於烏克蘭在這次戰爭的表現也肯定令「現實主義者」大跌眼鏡，侵略的後果正正是俄羅斯不想見到的西方大量軍事援助烏克蘭和更緊密的政治聯繫。最後一點關於俄軍「大而無當」的表現，到底俄羅斯是哪一類型的「大國」？如果俄羅斯根本無足夠力量和資格做個強國，憑什麼「現實主義者」仍要堅持俄羅斯是「大國」？

可是，自以為是的「現實主義者」一如《尋金者的華爾茲》所描述的狡猾，並沒有反省理論的缺陷，不誠實之餘更反而變身「霸權主義者」來怪責東歐諸國不安份，不好好照顧俄羅斯的利益，結果失去做中立區的空間，引火自焚。明乎此，錯得離譜的理論學說也得到了重生的新意義：為暴政開脫！

在香港讀到的親俄言論喜歡引述米爾斯海默時，為的是借來一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始作俑者是美國/西方」。不過，他們拾人牙慧時未必留意米爾斯海默其實大力主張華府「聯俄抗中」和「保護台灣」呢！米爾斯海默被一知半解的人追捧，反而自暴其短，將怠惰的機會主義和一時一樣的權宜主義表露無遺。

栽種和平—— 記聖依納爵小堂心靈園圃的成立

文：袁月興（本會幹事）



鳥瞰園圃全貌

序言：

正委為回應教宗在 2015 年公佈的《願祢受讚頌》通諭，在今年年初成立了生態關懷組，希望支持堂區開展學習通諭，組織綠色環保活動，以回應教宗對教友生態皈依及愛護共同家園的呼籲。五月初，我們向堂區發出一份問卷調查，希望了解堂區現時及未來在生態關懷的工作上的善工。一般而言，堂區都能夠策劃一些短期或一次性的活動，但是在云云眾多的堂區中，卻有少數的開展了園圃，甚至是具規模的農園。今次，我們介紹聖依納爵小堂的心靈園圃，它的經驗表明，不在乎面積的大小，我們在種植中，也同時在耕耘我們的心田。

園圃的開立，神父的推動是關鍵。耶穌會的羅仕強神父大約三年前來到堂區，他已經不斷思索如何可以把大自然帶入堂區。他提到，全球耶穌

會把從 2019 年開始的十年，發出普世性使徒優先 (Universal Apostolic Preferences) 的呼籲，而其中“合作照顧我們的共同家園”(Caring for our Common Home) 是四大範疇中的其中之一。羅神父也戲言，其實這四大範疇耶穌會也一直在努力，那豈非老調重彈嗎？但是他認為，耶穌會是召叫大家能夠與時俱進，改變做法，並且要真能夠行動起來。

羅神父首先自己動手起來，在聖堂邊陲的兩旁走廊上，他與辦公室的同事，一起鑽牆掛上數十個盆栽，教友在入聖堂前，這一排綠化盆栽首先映入眼簾，人就好像被帶入自然的寧靜中，為準備與天主傾訴。約兩年前，他注意到聖堂入口的右手邊，有一個大約一百平方尺的閒置角落，平時一般放裝修工具。羅神父說：“那是用來養蚊的！不只外觀不整潔，也沒有善用小地方。”慢慢開始希望開展一個園圃的想法，不單只能夠帶給教友更愉悅的堂區生活，並且在親近自然與耕種中，更能有靈性的經驗，感恩上主的創造。

他跟辦公室的同事，首先是買一些基本的設施，包括花盤，支架。他說他們也逛了一下本地的園藝舖頭，發現價格比較貴，尺寸的選擇也少，最後，他們就在內地訂購一些，開首的金錢投入不到兩千元。此外，也做了一些硬件，如鋪設淋水的水喉和做了園圃的門口。為安全計，也在貼近牆邊的去水渠上鋪了不銹鋼的踏板。

基本的硬件有了，羅神父向教友公佈這個計劃，邀請有興趣耕種的教友登記，並委派了熱心的教友徐女士

做這個心靈園圃的協調人。教友反應熱烈，為了使更多人能夠種植，所以限定每人最多種三盤，使用種植盤的優次也會輪替。小組現在有大約二十人，他們平時以 WhatsApp 群組溝通。種植開始後，羅神父基本上讓組員自己全盤負責，雖然自己也在群組內，“我只有一雙手，沒什麼問題都不需要過問。”

據徐女士介紹，教友一般是星期日彌撒後來打理園圃，例如淋水，除草等，種子也是教友自己準備。疫情下堂區不開放，所以園圃部份植物出現枯萎。堂區重開後，教友開始新一輪的種植。

徐女士本身喜愛種植，平常她也會主動幫組員打理園圃，雖然收成不多，但大家的喜悅是寫在臉上。她最深刻的是，有位男組員平日沉默寡言，有一次共同打理園圃時，這位男組員主動提起他的妻子在疫情中過世了，當他回到園圃時，好像能稍稍放下悲傷。園圃不單締造了人與人接觸的機會，在大自然中，人也好像比較能夠安放心神。

最後，羅神父帶我遊走堂區一遍的時候，他也興致勃勃的介紹了其他綠化計劃，包括改造景觀讓教友有機會停下來祈禱，又例如在欄杆處種植攀藤植物想把硬繃繃的欄杆包起來。無論多微小，大自然總給人靈性的力量。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上，通過大自然而看見創造的天主。

（本文已得羅仕強神父校閱，特此致謝）

關社禱文

為疫情祈禱

疫情在世界上除了造成大量的死亡，並對部分感染者帶來身體上的傷害外，還對經濟活動造成嚴重的打擊。願聖神撫慰各受影響者，特別是那些失業的、或失去親人的家庭，讓他們在困難之中，有家人、朋友，和主的鼓勵與支持，在絕望中抱有希望。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為世界各地的良心犯祈禱

主耶穌基督，祢曾被控煽動人民暴動，因此而被鞭打、被定罪、被囚禁、被丟棄。像其他良心犯一樣，人類的痛苦祢都嘗過，但祢仍與為義受壓迫的人同在。聖善的上主，我們想念那些因言論自由，為爭取民主公義要受監禁的人，求主憐恤，早日恢復他們的自由，並賜予堅忍與盼望。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為難民及移民祈禱

為一切客旅開路的上主，成長於難民家庭的聖子，曠野之中賜人盼望的聖神，求祢記念所有因為政治壓迫、時局變遷，而要離開本地、到異地尋找安全落腳處的人。願慈悲的上主為他們開路，在新的社群中得以重新建立一個家。我們如今縱分散各地，但也同在尋求祢的旅程中，願主引領我們行經曠野，一同盼望祢所應許的那個家。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為世界和平祈禱

求主福佑戰亂中國家的人民，特別是生活在烏克蘭、緬甸、敘利亞的人民，早日脫離戰亂的困局，重過安定和平的生活。祈求當權者放棄侵略的野心，停止戰爭，讓經歷戰爭暴行人民能早日回國重建家園。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為香港社會祈禱

請為香港社會，特別是新一屆的管治班子祈禱。香港社會存在著撕裂的問題，貧富的懸殊，政見的不同，世代的分歧等，都有待新的領導班子去處理。願聖神臨在他們中間，讓社會走上真正共融和諧的道路。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為香港教會祈禱

聖潔的上主，當面對陌生的香港，我們有不盡的歎息；當面對威嚇與脅迫，我們感到恐懼與無力，甚至有時只看到自身而漠視祢和祢所愛的人——我們的兄弟姊妹就在我們中間。主耶穌基督，求祢叫我們跟隨祢的步伐，在苦難之中與受苦者同行，求祢在黑暗中賜下安慰與能力，叫我們明白教會雖然不是天國，但能在香港、在世上成為天國的記號。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2022年8月 建設和平 | 封面圖片：freepik | 鳴謝（個人）：陳滿鴻神父、鍾子祺博士、陳家洛博士、聖依納爵小堂。

* 通訊內容，文責自負。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香港西灣河耀興道72號聖十字架中心6樓

6/F., Holy Cross Centre, 72 Yiu Hing Road, Sai Wan Ho, Hong Kong.

電話 / Tel: (852) 2560 3865

傳真 / Fax: (852) 2539 8023

電郵 / Email: hkjp@hkjp.org

網址 / Homepage: <http://www.hkjp.org>

臉書專頁 / Facebook Page: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Justice &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香港西灣河耀興道 72 號聖十字架中心 6 樓

6/F., Holy Cross Centre, 72 Yiu Hing Road, Sai Wan Ho,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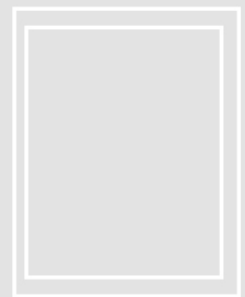
電話 Tel: (852) 2560 3865

傳真 Fax: (852) 2539 8023

電郵 Email: hkjp@hkjp.org

網址 Homepage: <http://www.hkjp.org>

臉書專頁 Facebook Page: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印刷品

08.2022 通訊 NEWSLETTER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Justice &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